

凭何去南海

□童优佩

因了作家六六推荐美国人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一书,上当当网一查,觉得不错,干脆很土豪地买了全套。

最近翻看,发现七本书内容全是有关于中国文化的。有探寻中国隐士的《空谷幽兰》,有寻访历代诗人踪迹的《寻人不遇》,有追述禅宗文化的《禅的行囊》,还有《黄河之旅》《江南之旅》《彩云之南》《丝绸之路》。

读着读着,忍不住感慨:凭什么。

凭什么?一出口,似有愤愤不平之意。确实,一个外国人凭什么对中国文化说三道四,凭什么东闯西荡,到达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曾到过、不曾想到的地方,还写成这么多的书,并一版再版受到国内外的追捧。

随着一本本浏览的深入,才觉得他那脚下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外国人,比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要中国化,因为他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由来已久。也许,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外来的和尚——他在书中也一再提到,自己确实是一个佛教徒。这套书中有一本《禅的行囊》专门介绍了他与佛教的渊源和对佛教的理解。

这是个“穷和尚”,他背个帆布包,包里带着些最基本的日常

生活用品,唯一奢侈的是一瓶好酒。来到某个让他敬仰的大诗人墓前,与之共饮一杯。李清照、辛弃疾、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屈原、孟浩然、陆游、陶渊明……30天时间,辗转从济南到西安到成都到湖南湖北,最后到达浙江天台,向每一位他所探寻的诗人致敬。当“独酌无相亲”的李白,蓦然迎来这么一位大胡子外国人,不知是会高兴还是心酸?美酒当前,且饮了这一杯吧。

他辗转于火车、大巴车、出租车,风尘仆仆地寻访着下一站。有时候,读到他访到的正是自己喜欢诗人,就不免觉得,他的拜谒一下敬一杯酒显得过于仓促和潦草。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无法与我们的诗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可是,当他穿过重重玉米地,扒开荆棘丛瞻仰李商隐墓的时候,当他在墓前吟起“相见时难别亦难”,当他在荒草凄凄的陈子昂墓前诵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时,突然觉得时空隧道陡然间打开,那一刻,天荒地老,不过如此。也许,这世上,真正能打动人的东西,是从来没有国界、语言和种族之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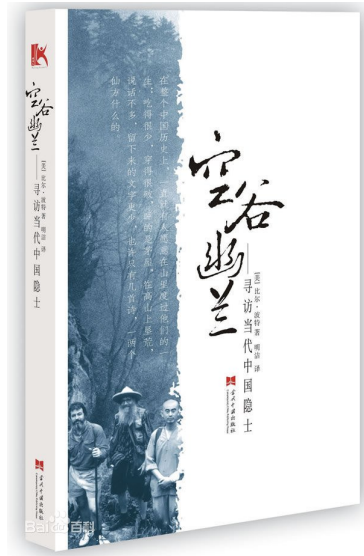
无论你觉得怎么不够、不足,确定无疑的,这个穷和尚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几遍探寻和朝拜。他毫不避讳说自己经常囊中羞涩需要讨价还价,也不避讳说自己有

时贪图享受一掷千金,并对一些景点要外国人多付四五倍甚至十几倍的门票费表示愤慨。但,最重要的是,他出发,并且归来了。我们在书中读到的大江南、河西走廊、云贵高原,他都一一亲自抵达。

再问一句凭什么,就觉得口气弱到只能在心里想想。是啊,他凭的是什么。也许是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一路的奔波,像旅行,更像是朝圣。那是一种对文化和信仰的顶礼膜拜,辗转奔波而乐在其中。也许凭的是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简单的行囊,如此,轻装上阵又广有武装。还有一点必不可少的,应该就是说走就走的执行力。当原本的赞助不再有的时候,仍然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对隐士们的探访,随后有了第一本广受欢迎的作品——《空谷幽兰》。事实证明,一旦出发,路就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不得不佩服这个大胡子外国人的博学 and 坚定,他做到了,当我们大多数人为着更大的房子更舒适的车子努力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又扩大了好几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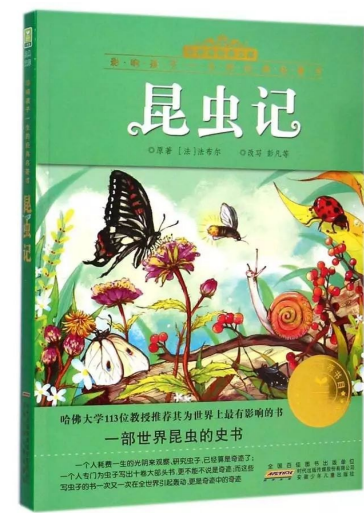
清朝彭端淑在《为学》中写过穷和尚去南海的故事,当富和尚们因支持不足、盘缠不够、目标不明时,穷和尚已经从南海归来了。可以说,比尔·波特也是这样的穷和尚。他在最后一本《彩云之南》快结束时写到:他来到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把一个老太太吓得以为是前来索命的



地狱小鬼。“她跪下乞求我不要把她带走,她还不死。说服她费了不少劲,但当她终于明白我不是来取她的灵魂时,她笑起来,边笑边给我指路。”作者的叙述稍有些啰嗦,但并不让人厌烦。整套书就是这样,有时让你觉得应该再深入地多写些,有时又似乎写过了头,但最终,这些都像前面这个小插曲一样,让人有一笑而过的轻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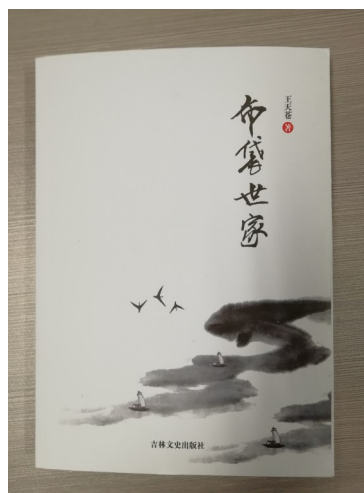
也许是我们自己,把文化两字,想得过于沉重,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疏远乃至逃离与之相关的一切。我想,终究有那么些东西,像“空谷幽兰”那样,在永久地释放着自己独特的能量,引得后人去探寻和追随。

凭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最应该问的人,是自己。



乐于享受因此而带来的生活乐趣,同时也为后人对昆虫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所以说,《昆虫记》也可以称为昆虫领域的“荷马史诗”。

在悄然横跨两个世纪后,《昆虫记》依然是全世界读者心中的最爱。可以说孺妇皆知,孺妇皆欢,感动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群,成为他们的共同记忆,成为常读常新不让释手的文学经典;又如东海蓬莱,兀自耸立令人瞩目。正如鲁迅先生言:《昆虫记》是“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准确地、完整地、科学地、生活地展现了昆虫独一无二的个性。



人的足迹遗留在大堰各地。许多高僧到连山活动,形成“村村有寺庙,户户见观音”的格局,这与中国佛教兴起和发展完全吻合,书中的宗教描述还凸现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再现了当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他们的优良品质。

从写实的角度描绘历史,站在正义的立场讴歌奉化先民的高风亮节,使布袋和尚的来历有个明确的答案,给后世符合情理的交代,这就是我创作《布袋世家》的主旨和本意所在。

读书活动

《遮蔽的天空》

铁粉子:小说以虚构之名触及无法言喻的现实肌理。这一悖论在20世纪美国小说家保罗·鲍尔斯的长篇《遮蔽的天空》里,被明晰又复杂的整体气质就充满着悖论,一如印在中文版封面上的解语:“意识到人生虚无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真实地活着。”

彩色封面:鲍尔斯曾潜心翻译过萨特、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而真正的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他对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独到而全面的阐释,被美国评论界认为无人可及。同时,他又与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

斯等垮掉的一代作家相交甚笃,以至于时常被评论界归为同列,虽然他对此并不认可。

哲学家:可以想见,这些经历潜移默化地决定了他日后小说的底色,但这样的影响并非只是单向度的。鲍尔斯与生俱来的特立独行和对孤独的感知力,注定会与这些作家和哲学家的思想遥相呼应。他的骨子里有一种深刻的孤独,这种孤独只属于独一无二的自我。当他试着用小说为这种孤独赋形时,却神奇地逾越了个体,而获得了一种凌驾众生之上的普适性。

《破格》

飞鹰:詹姆斯·伍德是个很啰嗦的评论家。但仔细一想,这也是他唯一的缺点。他具备很多文学评论者的良好素养,例如发现新作潜力的目光,冷静独立、不受他人左右的观点,挑战权威的勇气以及直观朴素公众语言。他的文学评论根植于文本精读,对语言风格和作家特点的把握也相当精确,而对其他文艺与哲学理论的了解帮助他的文章开阔了视野——以此来弥补他对作家生平事迹不是特别关注的欠缺。

理想主义:《破格》是詹姆斯·伍德针对不同作家信仰的一本批评文集。他坚信每个优秀作家的内心都有一个信仰之核,与宗教信仰不同,

文学信仰时常以多元甚至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信仰有些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戈理和他的现实主义,菲利普·罗斯的虚无主义,唐·德里罗的文化妄想等等,而有些作家的信仰则藏在作品的深处,例如简·奥斯汀的英雄意识,克努特·汉姆生的基督教变奏。

黄金甲:除了作家,伍德还在本书中评论了几位很有名气的学者,包括将莎士比亚奉为上帝的哈罗德·布鲁姆和抽象而夸张的乔治·斯坦纳,并且直指他们文学研究的优劣。这些文章能够帮助读者破除文学崇拜的幽灵,从而以更客观的态度对待作者与他们的世界。

欢迎读者朋友登录都市奉化论坛 <http://bbs.fhnews.com.cn/> “全民阅读活动”参与读书话题讨论,进行网上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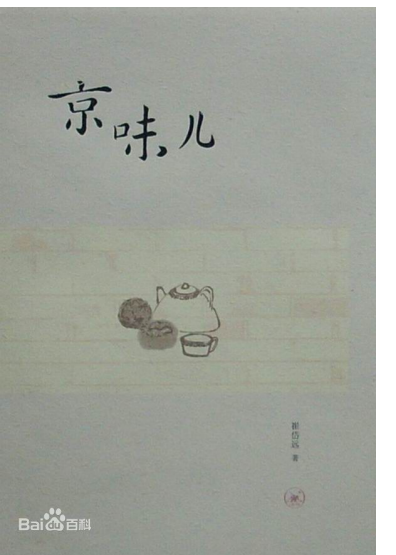
三味书讯

《京味儿》

作者:崔岱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
定价:37.00
推荐理由:

“京味儿”说起来面儿挺广,北京人说话、北京的老胡同、北京的曲艺杂耍儿……这些个东西搁一块儿就是“京味儿”。今儿个这书说的是“京味儿”的吃食。春天的春饼,夏天离不开的芝麻酱,初秋吃的烧茄子,冬天上得了大席面的大白菜……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就是不特别的东西,北京人吃起来可特有讲究。怎么讲究?您慢慢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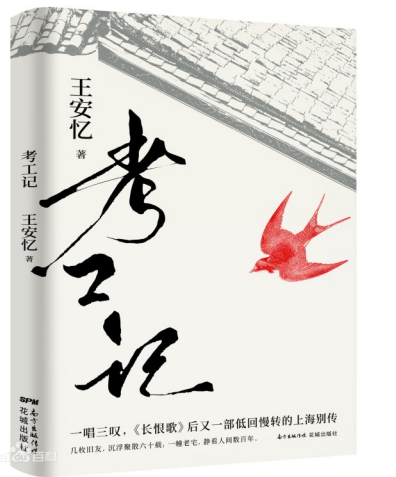


《考工记》

作者:王安忆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定价:42.00
推荐理由:

《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

王安忆写《考工记》,却是带着历史的长焦,描述一位上海洋场小开,逐渐蜕变成普通劳动者的过程。出生世家的陈书玉,历经战乱,回到考究而破落的上海老宅,与合称“西厢四小开”的三位挚友,憧憬着延续殷实家业、展开安稳人生。然而,时代大潮一波又一波冲击而来,文弱青涩的他们,猝不及防,被裹挟着,仓皇应对,各奔东西,音信杳然。陈书玉一再退隐,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里里外外,终致人屋一体,互为写照。



半个多世纪前的“西厢四小开”,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他们是千万上海工商业者的缩影,是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沧桑注脚。继《长恨歌》之后,《考工记》是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而“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家的事,故事中的,也浑然不觉”。

《三味书讯》由三味书店提供

每只昆虫都有生活的声音

——读《昆虫记》

□裘七曜

蜻蜓飞来时看蜻蜓,蝴蝶翩跹时看蝴蝶,蝉鸣的时候听蝉鸣……它们都是生活中“美”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泛泛地在赏心悦目之时一笑而过。而当我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之后,内心的张力如高压锅内沸腾的粥羹随着蒸汽的散发由内至外迸发四射,然后,我看到了“千万只灿烂如银花的昆虫在我周遭曼妙飞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被震撼了,且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愉悦。

在法布尔的笔下,那个一碧新绿的“美少女”绿蝈蝈,实际上是蝉的致命杀手,“从梧桐树深浓的枝叶中,突然传出一声可怕的嘶鸣,尖利而短促。这是蝉儿发出的绝望的哀号。它在睡梦中遭到了狂热的夜间猎手——绿蝈蝈的袭击。绿蝈蝈猛扑上前,将蝉儿拦腰抱住,开膛剖腹,一掏而空……”

寥寥数语,作者将动作描写得既生动又传神,将绿蝈蝈狩猎

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画面感惟妙惟肖,足见作者运笔之精妙绝伦。

当然,像这样精彩的描述在文中比比皆是,既细腻又幽默。譬如“一只雌性的大孔雀蝶破茧而出后,我把它关进了钟形金属网罩……那四十多位情郎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殷勤地向今天早上在我那神秘的工作室出生的婚龄处女表示爱意。”

然后作者层层递进,继续叙述“要进入他的工作室必须克服所遇到的重重困难,连夜晚视觉很好的猫头鹰都不敢贸然冒进,可大孔雀蝶长着复眼,比猫头鹰的大眼睛装备更精良……所以能蜿蜒飞行控制自如……对它来说,黑夜无异于光明。”

通过这样的叙议,将纷繁复杂的昆虫世界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既生动又有趣,同时也让读者窥视到昆虫行为的奥秘。

在接下来的一些篇章里,更有一些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故

事。你会知道黄蜂是如何把巢筑得井井有条的,卷心菜里毛虫虫的天敌又是谁?迷宫蛛织的网为什么魔法无边等等……同时我们自己也在观察昆虫生命过程时,所抒发的富有哲理趣味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

法布尔是一位有灵性有趣味且有严谨科学态度的实践者。他远离城市喧嚣,刻意在一个乡间小镇安家。他为性简素,自苦自适,心定气闲,专心致志……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把20多年的观察资料编撰成《昆虫记》第一卷。随后又心无旁骛孜孜夜夜地从事昆虫学研究,把这些劳动成果汇成另外九卷《昆虫记》,又整整用了30年,而此时的法布尔,已是一个86岁的耄耋老人了。

法布尔的《昆虫记》既是一部科普作品同时又是优美的文学经典。它的文字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且故事耐人寻味。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唤起人们对万物的热爱和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之心渴求之心,并

一字一句总关情

——我写《布袋世家》的主旨

□王天苍

我当兵18年,1979年10月转业。开始分配至溪口区委工作,住在丰镐房,即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念经堂”。那时,当地人讲,蒋家先祖蒋摩诃是布袋和尚的弟子,还讲了不少布袋和尚与蒋摩诃的故事。由此,布袋和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后来走访大堰、裘村、松吞等地,到汀村翻看《张氏宗谱》,怀着对布袋和尚敬畏之心,于2004年出版了《布袋和尚传奇》。后受奉化岳林寺方丈释仁静法师指点,受到不少启发。2011年,改版成《弥勒化身》。

最近几年,对布袋和尚从何而来,人们各抒己见,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地看重名人效应,不少地方说布袋和尚出生在他们那里,而个别奉化人觉得布袋和尚是哪里人对自己关系不大。于是,我抱着替奉化民众说

句话的想法,想写一本布袋和尚的来龙去脉。

我先后多次走访裘村、大堰、万竹、尚田等地。翻阅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有关资料,决定创作《布袋世家》。把握“世家”二字内涵。所谓世家,需有三个条件,一是书香门第;二是亲人有朝廷命官;三是祖上是乐于助人、仁爱厚德富贵人家。从搜集资料中,我觉得布袋和尚祖具有这三个条件。我抱着为奉化奉献余热进行创作,全身投入,花了3年时间,于2015年完稿。

本当按期面世,因涉及宗教和史料问题,不得不三易其稿,又因印刷上出现毛病,又进行重装,可谓“一波三折”,终于出版。字里行间渗透我对奉化民众的真情厚意和对布袋和尚虔诚之心。

全书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书写。其一,布袋和尚其人,从人类进化、繁衍生息角度书写他是人,

是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出家的普通和尚,一个经过刻苦修炼的高僧。其二,他是哪里人,谁生了他?从唐朝中、后期史实记载以及当时奉化的实情进行权衡,可证明他是地道的奉化人。他在十月婴儿时,奉化大堰除夕之夜出现有史以来未有的大暴雨,其父是一名郎中,为了救人,全家出外送药,他由一位十来岁小女孩看管,两人都被洪水冲走。他坐在油漆木桶里漂入县江,冲入“洪郎潭”,由汀汀村民张重天和窦氏养大成人,长到18岁,在奉化岳林禅寺剃度。其三,唐朝中、后期,尤其后梁时期,安于江南一隅的吴越国王信奉佛教。佛教在奉化最兴盛,尤其大堰、万竹等地建有各种寺院和道庵,比如奉化万竹“灵隐寺”,看起来微不足道,无法与当前一些大寺院相并论,但它比杭州灵隐寺建造早100年,曾有4个僧人东渡日本。他们将寺后山上的樱花带到日本富士山种植。由此可见,佛家僧